

家有好戏

些成就感,但看到妻子戏瘾上来时的难受颇觉不忍,便寻思来个两全之策,给我们老夫妻宅家的生活增添一番情趣。好在我年轻时与妻子同在一个剧团,同历粉墨生涯,那么何不重拾旧趣来个妇唱夫随?

遂夫妻约定,上午她揽下铺床叠被、洗晒衣物、洒扫庭除及准备午饭诸家务活,我呢,坐到电脑边上看书写作,约在十点多的时候,双方小憩。此时,妻子来到我的书房,对着尚埋着头于书桌的我,放起伴奏带,唱起了她心仪的曲目,——多半是沪剧,也有京剧或锡剧。我知道好戏开场了,便立时停下手中的活计,先抬头欣赏下她的唱功和做功,放出几声彩头,跷起大拇指叫“好”,她的神情会因之一振,唱得更加到位,身段手势也愈加准足。我会由衷说一声:“哈,我现在可是一人独自欣赏戏曲名角的高规格待遇啊。”

言未已,妻子放了一段彼此熟悉的男女对唱的曲目,示意我及时跟进,我不再怠慢,倏然站起,润润嗓,和着节

拍,把唱句融合了进去。两人唱着唱着从书房来到客厅、从客厅来到卫生间,边走边唱,——哈,有了些“十八相送”的腔调,到得卫生间,对着妆镜自我欣赏,禁不住会“咔嚓”笑出声来。

然而终究是久疏此道了,我就难免出错,不是掉了节奏就是黄了腔调。妻子不怪我,总是耐心予以纠正,还取出手机,对照名家唱腔的视频,让我学习参考。我晒笑自己“七十岁学打拳”,弄得个牛牵马绑,颇显狼狈。妻子反过来鼓励我,说是毕竟早年上过舞台,有点“童子功”哩。

上午的“功课”完成,下午还有一堂“功课”,那就是四点钟过后,妻子又邀我进行妇唱夫随的演唱。

就这样,疫期里的宅家因有着妇唱夫随的调节,日子不再枯燥乏味。对于我这样常年笔耕不辍的书呆子而言,恰恰调节了生活的节奏,因唱戏而愉悦了身心,心胸为之一爽,思维反是活跃了许多。也许我们老两口的免疫能力也从中得到提升,是抵御疫情的一大利好也。

蔣

花弄草

□ 史美龙

菌菇鲜香可口,炒个菜炖个汤人见人爱。听人说种菌菇就是个“懒人活”,果真如此?趁着这个宅家的“超长假”,我进行了一番体验。

朋友在春节前送我一个“菌菇包”,由白色塑料袋包裹,足有3斤多重,里面混合着粉末状的木屑、稻草、米糠、麸皮等原料。一头有个瓶口,露出了星星点点白色菌丝。朋友称种菇非常简单,不用上肥,不用打药,不用松土,每天只要喷点水保持湿润就行,三四个月可采收七次。

说是容易操作难,活了大半辈子,种菌菇还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拿到家里,就要为它找个落脚的地方。起先觉得放阳台上与花盆为伴最合适不过,转面一想不对,菌菇需要遮阳,太阳一晒不就成了干柴了吗?继而辗转厨房,也不行,油烟熏烤闷坏它不成?那就搁房间或客厅吧,但这是家中最干燥的地方,与湿润主题违背。想想卫生间是它理想的“天堂”,便找个角落安顿下来。岂料,这个“天堂”并不理想。

那天早上起来,我第一眼就去视察菌菇包的长势,因为根据朋友传授的经验,一个星期就能见到旺盛的菌菇苗子。然而掐指算来已过了一个星期,用放大镜“侦察”瓶口,依然是悄无声息纹丝不动。

寻思半天不得其解,连忙向朋友讨教。电话那头传来爽朗的笑声:不要以为卫生间很潮湿,其实很干燥。原来,卫生间使用时有风扇抽湿,还有浴霸加热助威,一阵烘烘烤烤的,那菌丝还不昏昏沉沉萎靡不振?

朋友只管大规模种菇,也从未尝试家养。如何破解这个难题,我端详了菌菇包半天没有主意,老伴笑我有点发痴。

终于,一个偶然现象拨开了眼前的“迷雾”。那天晚上用完淋浴房,发现玻璃上净是水珠,按惯例要擦得一干二净。那么如果把它保留下来,小小淋浴房不就是现成的潮湿环境吗?心头不由一阵惊喜。于是,当晚就把玻璃门紧紧关闭,让“菌菇包”闷在里面安心静养,谋求突破。

两天过去,眼前终于亮起了“黎明的曙光”,瓶口爆出了一个黄豆般大的黑色芝麻球。三天过去,芝麻球分离出一批灰色“小耳朵”,伸出瓶口探头探脑。一个星期后,几十个肥耳小菌菇像一个个小精灵拥挤在一块“聚会”,采下来足有一大碗。

欣喜之余,回味这懒人活还真不能懒散,你不动动手、动动脑,天上不会掉馅饼下来。忽然又觉得,连



「菇」且一试

且

一

试

□ 吴翼民

千家万户宅家,就是对付疫情的最好方略,减少人际往来和聚集就是阻断新冠肺炎传播的一大良策。放目大街小巷,平时的热闹情景不见了,连往常大妈们热衷的广场舞和戏迷票友们拉拉唱唱的场面也没了踪影。

我妻子是个非常投入的戏迷票友,这下可没辙了,只能经常在微信圈子里和同道们交流交流,或者自己和着戏曲音乐伴奏带哼上一曲,聊解戏瘾于一二,天天翘首盼望着疫情早早结束,可重返演唱团队一展歌喉。

我是个舞文弄墨的作者,气定神闲看书写作,时有新作竣稿和发表,很有

居家独茗亦有情

□ 卢炳根

这些天来出于防控疫情需要,“少出门”已经是每个人的自觉行为。正好宅在家里,静心品茶。

第一天我取出长兴紫笋。它外形紧直带扁,色泽绿润稍紫,香气清高,汤色清澈明亮,沏入杯中,叶形嫩绿成朵,呷上一口,滋味鲜醇,回味稍甘;我揣着杯子,身旁没有了往昔茶友共品的喧闹,只是静观静思杯中的茶叶,看着一丛丛叶片,在杯中上下蹿动,我似乎发现它们前呼后拥地在繁忙工作。

第二天我再取来莫干黄芽。它源自德清,外形细紧多毫,似银针般直立,色泽绿润稍显嫩黄,泡入杯中,叶形瘦长成朵,汤色清澈明亮略鹅黄,抿上一口,滋味鲜爽甘醇,香气幽雅;杯中的叶片,在水中的各个层面,交错排列着展开,宛如战士在列队。

到了第三天,我取来安吉白茶。它源自我的家乡,自然更有亲切感。它外形细秀如凤羽,色泽如玉霜般油润翠绿,冲入杯中,叶张玉白茎脉翠绿,汤色清澈明亮亮鹅黄,细入一口,滋味鲜爽甘醇,香气馥郁;杯中的叶片,齐刷刷立在水层的2/3处,仿佛只要一声令下,它们就会跃出水面,到达顶点。

人生如茶,茶韵如诗。我对它的熟悉和了解,在我饮茶的五十年岁月里,从没像现在这样来得透彻和全面。品味的这三款不同习性的茶,尽管产地、汤色、品味不尽相似,但它们却在沸水中,表现出一个共性:那就是为品茶者奉献一切,可谓“赴汤亦心甘,含笑盈盈立”!

茶中见美,茶中见善。我望着窗外遥远的地方,联想到当前日夜奋战在一线的防疫勇士们,此时此刻,他们为了救治病患,都顾不上喝上一口水。让我重沏一壶珍茗茶水,插上翅膀,为他们捎去吧。



不知深浅踏诗歌

□ 谢咪家

我喜欢诗词,尤其喜欢格律诗。和许多同龄人一样,这份情怀最初缘于对毛泽东诗词的喜爱,在那个年代,读来如满面春风,高山流水,气吞山河。在一篇篇韵律诗中,在一行行长短句中,我感叹祖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优美绝伦。我当时对格律、词牌一窍不通,但只要一张嘴,涌出的都是毛泽东诗词。记得有一次我在大街上骑着自行车狂奔,脑海里就闪出:“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乃至今日肺炎肆虐,我耳边还回荡着:“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后来我的生活和诗词渐行渐远,直到前几年央视举办了诗词大会,方又勾起了我的诗词情结。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诗词大会打开了我的眼界,竟然发现祖国传统文化中还有那么多瑰宝,是我没有领略过的。于是我想在老年大学学习这门课,没想到人满为患,一座难求。在报名秒杀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格律诗词创作研修班还有空位,也许是太高大上了,让人望而却步?我不知天高地厚地

一头“撞”进去。

知道一个零基础的人混在大咖里是什么感受吗?低眉垂眼环四周,雀目鼠步走课堂。最让人汗颜的是我连平仄押韵都不懂,所以课听得也稀里糊涂。时间长了,老师也发觉,班上确有几位是外行,于是讲课时总兼带一些通俗易懂的基础知识;热心的同学也会推荐入门书籍。就这样磕磕碰碰、深深浅浅,我开始了学诗生涯。

格律韵律是技术问题,可以通过学习来掌握,可诗的意境和用词却需要天赋和阅读量的积累,这些我都没有,一度我很气馁。同桌益友告诉我,我们这个年龄来学习,就图个开心而已,老有所乐,才最重要。我想也是,何必那么在意自己的水平?于是我鼓起勇气,如扔炸弹一样勇敢地来扔我的“顺口溜”。学校有个蒲塘诗社公众号,定期会发布一些同学的作品,竟然有一天我看到了自己名字,多大的惊喜!

学习诗词给我的晚年生活带来许多快乐,我常常和小孙女一起看诗词大会,同步抢答,一争高低。如今疫情防控在家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徜徉在诗词的海洋,用笔来抒发自己的情怀,“病树前望春色好,沉舟侧听曙光潮”。